

朱子全書
卷二

YASREI SHIMONY-DAGAR
YITZCHAK DAVYD
3 CHINATZ AVENUE

OCT 17 1981

T1237/83(2)c.2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gift of Spence
OCT 17 1987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

學四

力行 克己改過 雜論立心處事 理欲義

利君子小人之辯 論出處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

以下論
力行

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
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看。某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朱子全書卷四 學四 力行

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已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是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歎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

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

人之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會理會得。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

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汎汎地過。則又不可。以上語類七條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

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朋

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

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與吳茂實

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

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

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

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答姚揀。以上文集二條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時。

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已

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

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

箇物引著。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

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

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

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不

用著力。自然存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質。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以下論克已改過

因說克已。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人欲。所以爲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

克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粗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曾做得第一重。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分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豪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嘗言坐卽靠倚。後來捱三四日。便坐得。先生云。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

義利之辨。初時尙相對在。若少閒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

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剷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剷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剷去之。才發便剷。自到熟處。

問伊川云。敬則無已可克。曰。孔門只有箇顏子。孔子且使之克已。如何便會不克。此語意味長。

問持敬與克已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已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

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曾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常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

子了。以上語類
十一條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辯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答陳明仲

問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恐只是無氣稟。物欲之累。故吾心之理。與聞見昭然相契。其決如此。顏子不違如愚。亦是如此。若子路有聞。云云則其立志雖勇。然用力亦似覺難。恐亦未免為氣稟物欲所累也。曰。是。答余國秀

所諭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答孫吉甫

所諭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工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答孫季和

既知其病。即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咕咕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答杜仁仲

所諭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戒。不欲輒破之。故不敢承命。亦為賢者慮之。恐只中甚自媿。便是病根。不若從此痛自斬絕。毋以此等為媿。而深求可愧之實。不必更為月攘之計。以俟來年。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功。而胷中之浩然者。無所不慊。而日充。

矣。如其不然。則平日講論。徒為虛語。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氣習。世俗常情。某實懼焉。答蔡季通

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答蔡季通

所論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答符復仲

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

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胷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克齋記。以上文集九條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

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以下論立心處事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豪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豪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梢如何。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

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于已甚事。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眾矣。可不戒哉。

不戒哉。

困阨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

朱子全書卷四
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且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而顧利害。則見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民之秉彝。不可磨滅如此。

做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爲與。是甚意思。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

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無。如做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不去。今人這樣甚多。只是徇情恁地去。少閒將這箇作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更著工夫。正怕到這處。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

處之便私。

爲氣血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

悔字難說。旣不可常存在胷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旣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人固有初學。未有執守。應事紛雜。暫於靜處少息也。只是略如此。然做箇人。事至便著應。如何事至且說道。待自家去靜處。當怒卽怒。當喜卽喜。更無定時。只當於此警省。如何是合理。如何是不合理。如何要將心頓放在閒處。得事父母。便有事父母許多酬酢。出外應接。便有出外許多酬酢。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寃。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

或有人勸某當此之時。宜略從時。某答之云。但恐如草藥。煅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閒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閒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

大者立也。

人未說爲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

輕重是非他人。最學者大病。是是他是非。非是。非於我何所預。且管自家。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閒。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楊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

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

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爲赴赴武夫。公侯干城之事。

每常令兒子們做事。只是說箇大綱與他。以爲那小處置處也。易曉。不須說也得。後來有做得不滿人意處。未有不由那些子說不要區處處起。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江西人大抵用心粗。

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爲我。方得。某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曰。亦何必苦苦於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都看巧去了。

季繹勸蔡季通酒。止其泉南之行。蔡決於先生。先生笑而不答。良久云。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當常自體此心。寬明無係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汎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的如此。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耶。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耶。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

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略無分豪哇町。某因侍立久之。先生曰。此一等人。若勢分相絕。如何使他得以盡其情。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彼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放合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

便弑父與君也敢。

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

聖賢勸人做底。必是人有欠闕處。戒人莫為底。必是自家占得一分在其間。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

行夫問為己者。無所為而然。曰。有所為者。是為人也。這須是見得天下之事。實是己所當為。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後為之。而無為人之弊耳。且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今人弔人之喪。若以為亡者平日與吾善厚。真箇可悼。哭之發於中心。此固出於自然者。又有一般人。欲亡者家人知我如此而哭者。便不是。這便是為人。又如人做一件善事。是自家自肯去做。非待人教自家做。方勉強做。此便不是為人也。

以上語類四十八條

問所謂行事者。內以處己。外以應物。內外俱盡。乃可無悔。古人所貴於時中者。此也。不然。得於己而失於物。是亦獨行而已矣。曰。處己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說。亦未易言。若如來諭。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汙。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時中者哉。答程允夫

某嘗謂聖人之道。簡易明白。而學者所以處己接物。大抵以和爲貴。故每覺有順從苟且因循之失。然纔著意舉一二事。又覺有矯枉過正之病。曰。旣知如此。便速改之。何問之有。凡事亦自有恰好道理。更精察之。則無過直之弊矣。答余國秀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與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著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安身立命耳。與田侍郎恢復之形一段。切中今日之病。前日更定數語。非是

欲苟全正論。蓋只此豪釐之間。便是人欲天理。同行異情處。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也。夫內脩自治。本是吾事所當爲。非欲與人爲敵。然後爲之。而爲之之道。必急其實而緩其名。必以深厚淵塞爲務。而不爲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爲畏泄其機。而固爲是不可測也。若謂姑爲純正之論。而其實必用機心挾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乖離。內外判析。孔子讀而儀秦行矣。彼管仲商君吳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所

以卒得罪於聖人之門者。正在於此。願明者之熟

察之也。

與劉共父

有本不欲爲而卒爲之。本欲爲而終不能爲者。此皆規模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定脚根。斷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浮汎。終何所成。

答陳庸仲

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

答王

子合

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嘗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胷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爲何如。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

答陳安卿

問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正其盛怒之時。忽有當喜事來。則如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中間且輟怒而應喜。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耶。抑當權其輕重也。曰。喜怒迭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暇權也。但有所養。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失輕重之宜耳。答陳安卿

問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辦集。則未免有屈志覲顏之事。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

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翫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翫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况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翫之未深矣。答余

國秀

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關則人子不能無憂顏子方不改其樂必有處此矣。曰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答王近思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

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為可貴也。答趙昌甫

聞季通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答林正卿

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爲日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答蔡季通

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爲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也。答吳伯起

所諭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

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閣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他厮捱。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

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卽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願子晦勉旃。毋爲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卽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卽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作者長壯子。亦

不妨與他去做。况主簿乎。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答廖子晦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

為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做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已。與不利便於已。得利便則為之。不得則不為。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答陳安卿。以上文集十六條。以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豪之益。

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以下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

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是冰消凍解。無有痕迹矣。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問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

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

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橫在胷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

爲己者。無所爲而然。無所爲。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錢穀。籩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爲別人了理會。如割股廬墓。一

則是不忍其親之病。一則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爲己。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爲人。器遠問子房以家世相韓。故從少年結士。欲爲韓報仇。這是有所爲否。曰。他當初只一心欲爲國報仇。只見這是箇臣子合當做底事。不是爲別人。不是要人知。

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作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

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而勿失。非卽去而不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卽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

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

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為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以上語類十七條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脩君子。宜深別焉。某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

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曖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爲一區。恐未允當。呂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某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

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翫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汨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却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胡子知言疑義

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某竊以

為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答何叔京

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

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答劉

季章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

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答劉季章

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覆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答時子雲

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爲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與延平李先生書
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

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答呂一道

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與田侍郎

世閒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

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悞用其心矣。與楊子直。以上文集九條。以

今人皆不能脩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以下論出處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

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論。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之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之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直卿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敖相似。曰。不然。從子敖更無說。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就道之不行。已知

之矣。上看恰似一向沒理會。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漫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行其義也。便自是去就出處之大義。亦在這裏。

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爲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時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踐坤順也。有言世界無人管。久將脫去。凡事未到手。則姑晦之。

俟到手然後爲。有詰之者曰。若不幸未及爲而死。吾志不白。則如之何。曰。此亦不奈何。吾輩蓋是折本做也。先生曰。如此。則是一部孟子。無一句可用也。嘗愛孟子答淳于髡之言曰。嫂溺援之以手。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欲手援天下乎。吾人所以救世者。以其有道也。旣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觀其說。緣飾得來不好。安得似陸子靜堂堂自在。說成一箇物事乎。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以上語類七條

逢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他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爲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力於四端之微。以求乎堯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命。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

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我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答陳同甫

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

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為他日不可之病根矣。蓋脩身事君。初無二事。不可作兩般看。答陳同甫

輕犯世禍。非欲如此。顧恐邂逅蹉跌。亦非所能避耳。

要之惟是不出。可以無事。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

不得。才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也。答廖子晦

某之意。以為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

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為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答詹

善元

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非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

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衒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

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

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

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

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答方若水

問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為富貴所移也。愚意以

為不特言此。但才仕宦。則於窒礙處。有隨宜區處

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閒立心各

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

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曰。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著精采也。答趙致道。以上文集六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

學五

教人 人倫師友

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会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

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旣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

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閒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以下論教人

聖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

如舜命夔教胄子。亦只是說箇寬而栗柔而立之法。教人不失其中和之德而已。初未有許多道理。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只要你不失其正而已。不必苦要你知也。

叔器言禮樂射御書數。自秦漢以來皆廢了。曰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

得。如偏旁義理皆曉。這也是一事。數。是算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六者皆實用。無一可缺。而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作詩對。大來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啟事雜文。便自稱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濟事。漢時雖不以射取士。然諸生却自講射。一年一次。依儀禮上說。會射一番。却尚好。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教他依經旨去說些道理。尚得。今却只是體貼字句。就這兩三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若是著實論些時務也。

尚得。今却只是虛說。說得好底。剗地不得。包顯道言向前義。是先引傳注數條。後面却斷以己意。如東坡數條。却尚得。先生然之。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

某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著落。却下工夫做去。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

聖人教人。只是說下面一截。少閒到那田地。又挨上

些子。不曾直說到上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顏子固不須說。只會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上面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

使他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可以言此耳。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

克己復禮。雖止是教顏子如此說。然所以教他人。亦未嘗不是克己復禮的道理。

孔門教人甚寬。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

則自貫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自周匝。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這理。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以上語類十六條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已。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

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

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某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為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某所企而深望也。同安縣諭學者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

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閒。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害焉爾。何

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脩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

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諭諸生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脩講問之

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旣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諭諸職事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

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

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補試榜諭

五日一延見諸生。力為普說。今頗覺有風動之意。少假旬月。亦當有以少變前日之陋也。近觀時論。日就卑鄙。而吾黨之士。相繼而出。似猶未艾。天意儻遂悔禍。則亦不為無可用之人矣。願相與勉旃。荀卿子云。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正區區今日之意也。與田侍郎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

信。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為爾。夫徇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已者。固已悖矣。况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已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脩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

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闕。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漳州龍巖縣學記

知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工夫次第。乃佳。徐葉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躡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答黃直卿

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摸矩作方。此初學之通病。然尚有不能守紙上之語。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圓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摸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摸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輒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答歐陽希遜

學校固不免為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畧知脩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答孫季和

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為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答滕德粹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眾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已分脩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

不可謂此為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

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答曹立之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

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

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

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

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某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

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

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

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白鹿洞書院揭示

不可使知之。謂凡民耳。學者固欲知之。但亦須積累

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非可

使之強求知也。答范伯崇

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眾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啟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

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

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

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

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

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

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

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

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為險怪懸

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答林謙之

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

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擇之既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於彼。乃爲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奇自是之弊。今更當虛心下意。向平實處。加潛翫浸灌之功。不令小有自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兩進矣。答林謙之

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詖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

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某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某亦何苦而饒饒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作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某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

如克己復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脩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

答呂伯恭

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爲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迨於嘉祐治平之前。而况欲其有以發明於先王之道乎。與東萊論白鹿書院記

示諭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爲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餐長啜。貪多務速。卽不濟。

事耳。灑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旣失之於前矣。然旣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須要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答呂子約

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

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翫索工夫。卽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作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答高應朝

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墮於老佛之空虛。其

不及乎此者。則爲管晏。爲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墮也。不亦宜乎。答孫仁甫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其閒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汎然之問。畧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閒。豈無牽彊草畧處。

流傳謬誤。爲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爲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某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爲教者俯就太過。畧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所不免矣。况其流弊無窮。不止爲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答張敬夫

孟子言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蓋爲不屑之教誨。已是絕之而不復教誨。然其所以警之者。亦不爲

不至。故曰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非其正意之辭也。若孔子所言中人以下未可語上。而不驟語之。以性與天道之極致。但就其地位。告之以切己著實之事。乃是教之道正合如此。非若不屑之教誨。全不告語。而但棄絕以警之也。今日中人以上。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則似教人者。不問其人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與天道之極致。然後始可謂之教誨。才不如此。便與絕而不教者無異。此極害理。非聖門教人之法也。答張敬夫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銜鬻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浼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爲道而來。若以自附爲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答劉公度早晚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閒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

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啟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凡事謙恭。不得尙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

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
 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
 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趨卑凡。不能克己
 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
 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
 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
 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
 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

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
 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
 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
 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
 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
 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
 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
 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為。
 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

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與長子受之。以上文集二十四條。

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以下論人倫師友。

父子欲其親云云。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因指坐門搖扇者曰。人熱自會。

搖扇不是欲其搖扇也。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

用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

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

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自是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卽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

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是不孝。到能昏定晨省。冬溫夏清。可以爲孝。然而從父之令。今看孔子說。却是不孝。須是知父之命當從。也有不可從處。蓋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諭父母於道。方是孝。

問割股一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是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

問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出母旣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遣使命往來遺問否。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都做不得了。

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

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母失其爲親。故者母失其爲故者也。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夫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

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爲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以上語類十三條

示諭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躡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工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願深察此意。而講於所

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答郭希呂

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

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
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
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為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
為讒慝者。指疑似以爲真實。指豪髮以爲丘山。譖
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
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寢失其常。然後巧爲利
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
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
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

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
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
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
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甲寅
擬上

封事

令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柏舟之節。此事更
在丞相夫人。獎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沒爲忠
臣。而其室家生爲節婦。斯亦人倫之美事。計老兄
昆仲。必不憚贊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

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爲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與陳師中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乎。辨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又曰。父子之間。不責善。父爲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之。鯉趨而過庭。孔子告

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與禮。非孔子自以詩禮訓之也。陳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孟子之言。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曰。子雖不可以不爭於父。觀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讀余隱之尊孟辯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答熊

夢兆

問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大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侔詞。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爲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爲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曰。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答陳安卿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閒。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答胡伯逢

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旣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

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疎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

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黃跋

仲本朋友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焉。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

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為乎。論語課會說。以上文集九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

學六

讀書法

讀諸經法

論解經

讀史

史學

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原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

以下讀書法

書法

學問就自家身上。上切要處理會。方是。

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究。道問學是大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閒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今讀書緊要。是要看聖人做工夫處。是如何。如何用藥治病。須看這病是如何發。合用何方治之。方中使何藥材。何者幾兩。何者幾分。如何炮。如何炙。

如何製。如何切。如何煎。如何喫。只如此而已。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人言讀書。當從容翫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

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沒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等閒看過了。有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

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板。

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

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義剛曰。前輩也多是在背後處做幾年。方成。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自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今人看文字。多是以昏怠去看。所以不予細。故學者且於靜處收拾。教意思在裏。然後虛心去看。則其義理未有不明者也。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

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卽涵養究索

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或問看文字。爲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又曰。只要虛心。又云。濯去舊聞。以來新見。

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焉。

看書。不可將自己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如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子。雖是程先生言。畢竟迫切。

某嘗見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己。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裏。只被人不虛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己

身上一般意思說出。把作聖人意思。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讀書而不能盡知其理。只是心粗意廣。凡解釋文義。須是虛心翫索。聖人言語。義理該貫。如絲髮相通。若只恁大綱看過。何緣見得精微出來。所以失聖

人之意也。

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後。理自見得。如喫果子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喫了。須是細嚼教爛。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箇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爲知味。又云。園夫灌園。善灌之。夫。隨其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閒灌溉既足。則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潤。自然生長。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擔一擔之水。澆滿園之蔬。人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又云。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

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又云。讀書之法。須是用功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

書須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別。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

李敬子說先生教人讀書云。既識得了。須更讀百十遍。使與自家相乳入。便說得也響。今學者本文尚且未熟。如何會有益。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卽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然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閒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

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飢飢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作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作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

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謂任道弟讀大學云。須逐段讀教透。默自記得。使心口相應。古時無多書。人只是專心暗誦。且以竹簡寫之。尋常人如何辦得竹簡如此多。所以人皆暗誦而後已。伏生亦只是口授尚書二十餘篇。黃霸就獄。夏侯勝授尚書於獄中。又豈得本子。只被他讀得透徹。後來著述諸公。皆以名聞。漢之經學。所以有用。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背看正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翫味。

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

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會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會去細繹前日已讀底。須翫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

汎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然熟讀精思。既曉得後。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

進。若以爲止如此矣。則終不復有進也。

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

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著落。若用功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耳。大抵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沈潛翫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

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讀書。須是窮究道理徹底。如人之食。嚼得爛。方可嚥下。然後有補。

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方得。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

得也。

做好將聖人書讀。見得他意思。如當面說話相似。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

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沈著痛快。

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沈。方有得。

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也。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

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觀書初得味。卽坐在此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頽然而無精神。

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便好。須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脈。

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歛人相似。捱來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

去。自然曉得。某那集注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閒。那箇無緊要閒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閒字。那箇正是緊要字。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

大抵看聖賢語言。須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後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尋罅隙處。游刃以往。而衆理自解。芒刃亦不鈍。今一看文字。便就上百端生事。謂之起疑。且解牛而用斧鑿。鑿開成痕。所以刃屢鈍。

如此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輩講求非不熟。初學須是自處於無能。遵稟他前輩說話。漸見實處。今一看未見意趣。便爭手奪脚。近前爭說一分。以某觀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說耳。其意直是謂聖賢說有未至。他要說出聖賢一頭地。曾不知於自己本無所益。鄉令老兄。虛心平氣。看聖人語言。不意今如此支離。大抵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爲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爲浹洽。時下雖是鈍

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有盡理會得時。若撩東剗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不了。何益。

讀書看義理。須是曾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

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日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翫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却當兼看已讀者。讀書。不要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

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付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某最不要人摘撮看文字。須是逐一段一句理會。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

編次文字。須作草簿抄記項頭。如此。則免得用心去記他。兵法有云。車載糗糧。兵仗以養力也。編次文字。用簿抄記。此亦養心之法。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都在平易處。

凡讀書。且須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可觀。不妨一看。然非是緊要。

曾裘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

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

按裘父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

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

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慕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大凡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

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自能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

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道不須就書冊上理會。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只就書冊上理會。不會體認著自家身已。也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會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

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身已體認得。如
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
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
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
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
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學須作自家底看。便見切已。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
已及第。則爲雜文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作外

面看。

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
賢之言不爲虛說。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
省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
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
固當看。粗底也當看。

先生戲引禪語云。一僧與人讀碑云。賢讀著總是字。
某讀著總是禪。馮山作一書。戒僧家整齊。有一川

僧最慕苴。讀此書云。似都是說我善財五十三處見善知識。問皆如一。云我已發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如何行菩薩行。成菩薩道。

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已言。工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良久曰。佛所謂心印是也。印第一箇了。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惟堯舜孔顏。方能如此。堯老遜位與舜。教舜做。及舜做出來。只與堯一般。此所謂真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

中國。若合符節。不是且恁地說。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卽此理。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

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做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以上語類八十條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

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托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

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騫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

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

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使二三子知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翫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惠後學。垂教無窮。所

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乎在。雖不可一向尋行數墨。然亦不可遽舍此而他求也。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也。願尊兄深味此意。毋遽忽易。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聖賢之書。脫有一字之不同。則更精思明辨。以益求至當之歸。毋憚一時究索之勞。使小惑苟解。而大礙愈張也。答吳晦叔

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

朱子全書卷六
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翫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

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

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讀書之要看書。須是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胷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命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

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閒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做自己工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答黃子耕

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翫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答宋深之

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汎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答呂子約

所讀書太多。如人大病在牀。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爲愈。蓋不惟專力易見工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爲聞

見之知。此固當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

誠未可輕厭而躡等也。答呂子約

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工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答呂子約

讀書。正不必大段著力記當。損人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疾病。况古人之學。自有正當用力處。此等止是隨力隨分。開廣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

問耶。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只是如此。却不知得他合下是甚次第。大底本領。方有工夫到此。若只將自家此等小小見識。而學養子而后嫁。豈不悞哉。答徐居厚

欲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亦別無他巧。只是且將所已學者。反復翫味。不厭重複。久之當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脩己治人之實者。更以暇時。量力探討。使其表裏精粗。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

處不得力矣。

答黃子耕

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脩己處。反復翫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卽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工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答曾泰之

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疎緩也。答程正思

橫渠先生有言。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蓋舊見已是錯了。今又就上面更起意

思擘畫分疏。費力愈多。而於本經正文意思。轉見昏了。須是一切放下。只將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意瞭然。心目之間。無少差互。則却回頭來看舊來見處。其是非得失。不崇朝而決矣。答王子合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沖融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事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而况載籍所傳。上超羲農。下至於茲。其閒聖賢

之行事。問學之源奧。是非得失。理亂存亡。廢興之故。包括籠絡。靡不畢具。苟涉其辭義。而心必契焉。則其可樂而玩也。豈不亦至矣哉。惟世之學者。或不足以知此。而勞於記誦佔畢之間。以爲事。是以語之至者。既扞格而不入於心。惟其粗厲而不平者。感而入焉。則其閒勃然而鬪而怒矣。亦何樂之

云哉。至樂齋記

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

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答陳師德

即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虚心平氣。熟翫而躬行之。翫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亶亶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答汪叔耕以上文

集十七條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

公孔子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閒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以下讀諸經法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

直路徑。可見別無嶢崎。

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

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聖人言語。只熟讀翫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曾著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賢爲欺我矣。如老蘇輩。只讀孟韓二子。便翻繹得許多。

文章出來。且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翫味時熟。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作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旣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作好底看。亦不要將作惡底看。只認本文語。

意亦須得八九。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經旨。要子細看上下文義。名數制度之類。略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工夫五十。每章每句。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作出來底一般。方能翫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

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

朱子全書卷六
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初學固是要看大學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

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

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爲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爲學之序。

易中說理。是豫先說下。未曾有底事故。乍看甚難。不若大學中庸。有箇準則。讀著便令人識蹊徑。詩又能興起人意思。皆易看。如謝顯道論語。却有啟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如春秋亦不是難理會底。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看禮樂征伐。是自天子出。是自諸侯出。是自大夫出。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會褒貶。要求聖人之意。千百年後。如何知得他肚裏事。聖人說出底。猶自理會不得。不曾說底。更如何理會得。

敬之問易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揆他道理不著。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

看底文字。聖人教人。自詩禮起。如鯉趨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詩是吟咏性情。感發人之善心。禮使人知得箇定分。這都是切身工夫。如書亦易看。大綱亦似詩。

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已見。讀其他書亦然。

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看。所謂聖人有郢書。後世多燕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闕之餘。却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致穿鑿。不

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皆無佐證。強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來。諸公可記取。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

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

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耶。

向時有一截學者。貪多務得。要讀周禮諸史。本朝典故。一向盡要理會得許多。沒緊要底工夫。少刻身已都自恁地顛顛倒倒。沒頓放處。如喫物事相似。將甚麼雜物事。不是時節。一頓都喫了。便被他撐腸拄肚。沒奈何他。

今人只爲不曾讀書。祇是讀得麤書。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

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胷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會讀書。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惻隱之心。如此便是羞惡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渾是一箇私意。如近時祧廟可見。以上語類二十四條

日用切已之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辭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曷為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答胡

一平

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汎汎。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工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望者。但願頗采前說。而以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

朱子全集卷六
復翫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况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如此長遠工夫耶。答王欽之

論孟中庸。儘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趁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

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答吳伯豐

承諭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愚

意所未喻。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翫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為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此耶。答呂子約

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

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工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教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爲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答呂子約

春秋前輩以爲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蓋自非理明

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雜。與讀史傳。撫故實無以異。况如老兄心中本鬧。恐非所以矯失而趨中也。愚意以爲不若只看論語。用年歲工夫。却看證候淺深。別作道理。然但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閒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慤實之地。翫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輕易急迫之心。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媮惰。虛度光陰也。答魏

元履

所論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爲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不可曉。旣曰文定讀春秋。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他書。非少日已嘗反復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汎讀耶。若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始汎讀諸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決不如今時後生。貪多務得。涉獵無根也。某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

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脩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答胡季隨

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今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熟爲佳。春秋一經。從前不敢容易

令學者看。今恐亦可漸讀正經及三傳。且當看史工夫。未要便穿鑿說褒貶道理。久之却別商量。亦是一事也。答潘子善

聞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

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閒。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答呂伯恭

往年經無定說。諸先生所發或不同。故讀書不能無疑。比年以來。眾說盡出。講者亦多。自是無所致疑。但要反復翫味。認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自有受用處耳。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不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答范文叔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爲講明聖賢之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

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轉相受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

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
 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
 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
 身。猶不免為書肆。况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建寧

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以上文集十二條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
 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
 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
 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

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
 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
 好。以下論
 解經

解經。謂之解者。只要解釋出來。將聖賢之語解開了。
 庶易讀。

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
 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
 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
 亦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

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是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釋。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却是重字。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

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擗扯住甲。窮盡其辭。乙說如此。且擗扯住乙。窮盡其辭。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

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爲吾之益。今公纔看著。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爲我之益而已。

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却著深思熟讀。便如已說。如此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較好。此學者之大病。

譬如聽人說話一般。且從他說盡。不可勦斷他說。便以己意見抄說。若如此。全不見得他說是非。只說得自家底。終不濟事。久之。又曰。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爲親切。今

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會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會恁地。又舉闕其疑一句。歎美之。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閒。都是英才。故撥著便轉。

便只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閒。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亦是好說。

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爲無那恰好底字子。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著改。

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爲難。

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爲他設疑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而今却是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蓋他一切辦得不說。都待別人自去敲盪。自有

箇通透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

或問大學解已定否。曰。據某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箇不由自家。問中庸解。曰。此書難看。大學本文未詳者。某於或問則詳之。此書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

說大學啟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

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解說聖賢之言。要義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礙。後又云。中庸解。每番看過。不甚有疑。大學則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愜意。所以改削不已。

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翫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

精義。諸老先生說。非不好。只是說得忒寬。易使人向別處去。某所以作箇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

義。曉得了。只管翫味。便見聖人意思出來。

看精義。須寬著心。不可看殺了。二先生說。自有相關透處。如伊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如孟子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又云。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自當隨文隨時隨事看。各有通徹處。

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

朱子全書卷之六
人之意。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疎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蜚卿曰。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他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說。某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

見得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蓋有大不同者矣。

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他意。方好。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是對說將來。不知他古人如何作得這樣文字。直是恁地整齊。因言某舊年讀中庸。都心煩看不得。且是不知是誰作。若以爲子思作。又却時復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某讀書。須先理會得這樣分曉了。方去涵泳他義理。後來讀

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取夫子之說。著爲此書。自是沈潛反復。逐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又如太極圖。若不分出許多節次來。後人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來讀者。知其用功如是之至否。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書易疏亂道。易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

王肅所引證。也有好處。後來鄭玄與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處。

前輩解經。有只明大義。務欲大指明。而有不貼文義。強說者。如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於易文義。多有強說不通處。

問張子貞勝之說。曰。此雖非經義。然其說自好。便只行得他底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一時有與經意稍遠。然其說底。自是一說。自有用處。不可廢也。不特後人。古來已如此。如元亨利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於守貞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當

看孔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爲是。一說爲非。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橫渠解詩。多不平易。程子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閒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陸子靜看得二程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蓋是不識金也。

子由詩解好處多。歐公詩本義亦好。因說東萊改本書解。無闕疑處。只據意說去。木之問書解誰底好看。曰。東坡解大綱也好。只有失。如說人心惟危。這般處。便說得差了。如今看他底。須是識他是與不是處。始得。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

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問先生於三禮書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猜傳。正橫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惟伊川以爲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閒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書中閒亦極有難考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荆

揚閒地理。是吾輩親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卽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肇牽車牛遠服賈。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其他諸篇亦多可疑處。解將去固易。豈免有疑。禮經要須編成門類。如冠昏喪祭。及他雜碎禮數。皆須分門類編出。考其異同。而訂其當否。方見得。然今精力已不逮矣。姑存與後人。趙幾道又問禮合如何脩。曰。禮非全書。而禮記尤雜。今合取儀禮爲正。然後取禮

記諸書之說。以類相從。更取諸儒掇擊之說。各附其下。庶便搜閱。又曰。前此三禮同爲一經。故有三禮學究。王介甫廢了儀禮。取禮記。某以此知其無識。

解經不必作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作文字。少閒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旣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

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注解。問陸氏之學。恐將來亦無注解去。曰。他本只是禪。以上語類三十條

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

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爲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

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已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爲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翫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註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多是

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

答柯國材

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答吳伯豐須先虛心熟讀本文。未可遽雜他說。俟看得本意分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為盡善。

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梢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說經。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答沈晦叔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為簡潔。然

細觀之。覺得却有淺迫氣象。而翫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粗率而礙理處。却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閒放未死。當更於閒靜中淘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托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答或人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煩雜牽連之病。此是大病。須痛

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答林一之

大抵文義。先儒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

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復翫味。久之自明。且是曾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答許順之

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游翫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

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况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

答胡伯逢

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
答楊元範

按此解之體。不爲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畧說文義。便以己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體貼。而無脈絡連綴。使不曉者展轉迷惑。粗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爲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

可畧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爲有益耳。

答張欽夫孟

子說疑義

問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曰。論孟

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工

夫脩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翫

味。有未適處。參考集註。更有思索爲佳。不可恃此

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答張元德

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

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慤

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註。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

得這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

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答呂伯恭別紙

人有士君子之行。乃先王教化德澤薰陶所就。非一

比長之官。所能致也。關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

時事。周禮乃成周大備之法。隨時制宜。自有不能

同者。前輩蓋嘗論之。不當以此而難彼也。以言動

行爲三重。乃藍田呂氏說。然以經文推之。有所不

通。不若只從舊注之爲安。求全之毀。對不虞之譽。

而言。則亦當從舊注。三代正朔。胡氏春秋傳。已有此論。然鄭康成杜元凱說。亦不可廢。蓋三代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春無冰爲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二事。以爲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直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者。書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爲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爲不可曉。此

亦宜當闕之耳。天產地產之說。某所未曉。而李君所論亦未通。地上有水。恐不若從程傳之說。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因讀李君胙說。書此。跋李少膺胙說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卽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工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

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翫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記解經。以上文集十三條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

以下讀史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看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曉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

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

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前日周德華所寄來者亦不好。溫公於本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

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便見得義理。

史且如此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

讀史有不可曉處。剗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著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

問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他都說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面許多疎脫。都可見了。甘露事亦然。

問經書須逐句理會。至如史書易曉。只看大綱。如何。

曰。較之經書不同。然亦自是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因舉上蔡看明道讀史。逐行看過。不差一字。

每日看一經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自依次序循環看。然史亦不可不看。若只看通鑑。通鑑都是連長記去。一事只一處說。別無互見。又散在編年。雖是大事。其初却小。後來漸漸做得大。故人初看時。不會著精神。只管看向後去。却記不得。不若先草草看正史一過。正史各有傳。可見始末。又有他

傳可互考。所以易記。每看一代正史訖。却去看通鑑。亦須作綱目。隨其大事劄記。某年有某事之類。準春秋經文書之。溫公亦有本朝大事記。附稽古錄後。以上語類十條

示諭讀史曲折。鄙意以為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變。又以觀其所處義理之得失耳。初不必於翫味究索。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也。若慮其感動不平。遂廢不讀。則進退之間。又恐皆失之太過。而兩無所據也。答潘叔昌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撫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捨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

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惟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略分解否耳。

答趙
幾道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

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而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仄。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營丘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閎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機會者。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

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掇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汎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豪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

衆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烟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榜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况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刑總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

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豪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通鑑

室記。以上文集三條

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以下史學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方有寵於王。

漢書有秀才作底文章。有婦人作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劉昭補志。於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

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太好了。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公不取孟子。取揚子。至謂王霸無異道。夫王霸

之不侔。猶砥砭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霸。孟子爲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又溫公不喜權謀。至脩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却別作論說以斷之。

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

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

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襄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又云。溫公無自節通鑑。今所有者乃僞本。序亦僞作。

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已。才者能有所爲。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旣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

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強毅爲才。先生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明便是智。強毅便是勇。

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

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皓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事見考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丘。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云。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褒貶。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透。曰。溫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

何足以知大處。

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高氏小史亦好一書。但難得本子。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

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閒。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

逐宗族。晉惠公得國。便不納羣公子。文公之入。卽殺懷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兆。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宗之類。他只說

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未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

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可惜子約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

先子全書卷六
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問東萊大事記有續春秋之意。中間多主史記。曰。公鄉里主張史記甚盛。其間有不可說處。都與他出脫得好。如貨殖傳。便說他有諷諫意之類。不知何苦要如此。世間事。是還是非。還非黑還黑。白還白。通天通地。貫古貫今。決不可易。若使孔子之言。有未是處。也只還他未是。如何硬穿鑿說。木之又問左氏傳。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記載事迹處。至如說道理。全不似公穀。要知左氏是箇曉了識利害底人。趨炎附勢。如載劉子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極精粹底。至說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便只說向禍福去了。大率左傳。只道得禍福利害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又問所載之事實否。曰。也未必一一實。子升問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氏生之類。是如何。曰。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六卿分晉田氏篡齊以後之書。又問此還是當時特故撰出此等言語否。曰。有此理。其間做得成者。如斬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書狐鳴之事。看此等書。機關熟

史學
三

了。少閒都壞了心術。莊子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必有機心。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者。道之所不載也。今浙中於此二書。極其推尊。是理會不得。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

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太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朝。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脩。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

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黃龍幾年之類。方爲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

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爲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以上語類二十一條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

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

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托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袁機仲乃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跋通鑑紀事本末

所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尙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

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子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尙爲知所考信者耶。答呂子約

清源郡舊刻溫國文正公之書。有文集及資治通鑑舉要曆。皆八十卷。曆篇之首。有紹興參知政事上蔡謝公克家所記。於其刪述本指。傳授次第。以及宣取投進所以然者。甚悉。然其傳布未甚廣。而朝命以其版付學省。則下吏不謹。乃航海而沒焉。獨

文集僅存。而歷數十年。未有能補其亡者。淳熙壬寅。公之曾孫龍圖閣待制伋。來領郡事。始至而視諸故府。則文集者亦已漫滅而不可讀矣。乃用家本讐正。移之別板。且將次及舉要之書。而未遑也。一日過客有以爲言者。龍圖公矍然曰。吾固已志之矣。亟命出藏本刻焉。踰年告成。則又以書來語某曰。是書之成。不惟區區得以嗣承先志。而脩此邦故事之闕。抑亦吾子之所樂聞也。其爲我記其後。某竊聞之。資治通鑑之始奏篇也。神宗皇帝實

親序之。則既有博而得要。簡而周事之褒矣。然公之意。猶懼夫本書之所以提其要者。有未切也。於是乎有目錄之作。以備檢尋。既又懼夫目之所以周於事者。有未盡也。於是乎有是書之作。以見本末。蓋公之所以愛君忠國。稽古陳謨之意。丁寧反復。至於再三而不能已者。尤於此書見之。顧以成之之晚。既未及以聞於上。而黨論繼作。科禁日繁。則又不得以布於下。是以三十餘年之間。學士大夫。進而議於朝。退而語於家。皆不克以公書從事。

而背道反理之言盈天下。其效至於讒諛得志。上下相蒙。馴致禍亂。有不可忍言者。然後公凡所陳符驗章灼。而其出於煨燼之餘者。乃得進登王府。啟迪天衷。既以助成皇家再造之業。而其摹印誦習。又得以垂法戒於無窮。蓋公之志。於此亦庶幾少伸焉。不幸中間又更放失。以迄於今。乃有聞孫適守茲土。然後復得大傳於世。以永休烈。某誠樂聞其事。而又竊有感焉。因悉著其說。以附書後。後之君子。盍亦視其書之顯晦。而考其所以關於世

運者為如何。則公之所為反復再三而不能自己之心。當有可為太息而流涕者矣。資治通鑑舉要曆後序

通鑑東漢已後。却未用得。然昨日略看。更有一例。如

人主稱上稱車駕行幸。皆臣子之詞。我師我行人

之屬。皆內詞。皆非所宜施於異代。此類更須別考

也。但無道之君。無故而入諸臣之家。無詞以書。只

當書幸。以見其出於私恩耳。答蔡季通

經世紀年。其論甚正。然古人已嘗言之。如漢高后之

年。則唐人已於武后中宗紀發之。蜀漢之統。則習

鑿齒晉春秋。已有此論矣。答廖子晦

近整頓得通鑑數卷。頗可觀。聞老兄亦為此工夫。不

知規模次第如何。此閒頗苦難得人商量。正惟條

例體式。亦自難得合宜也。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

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

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

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此類尚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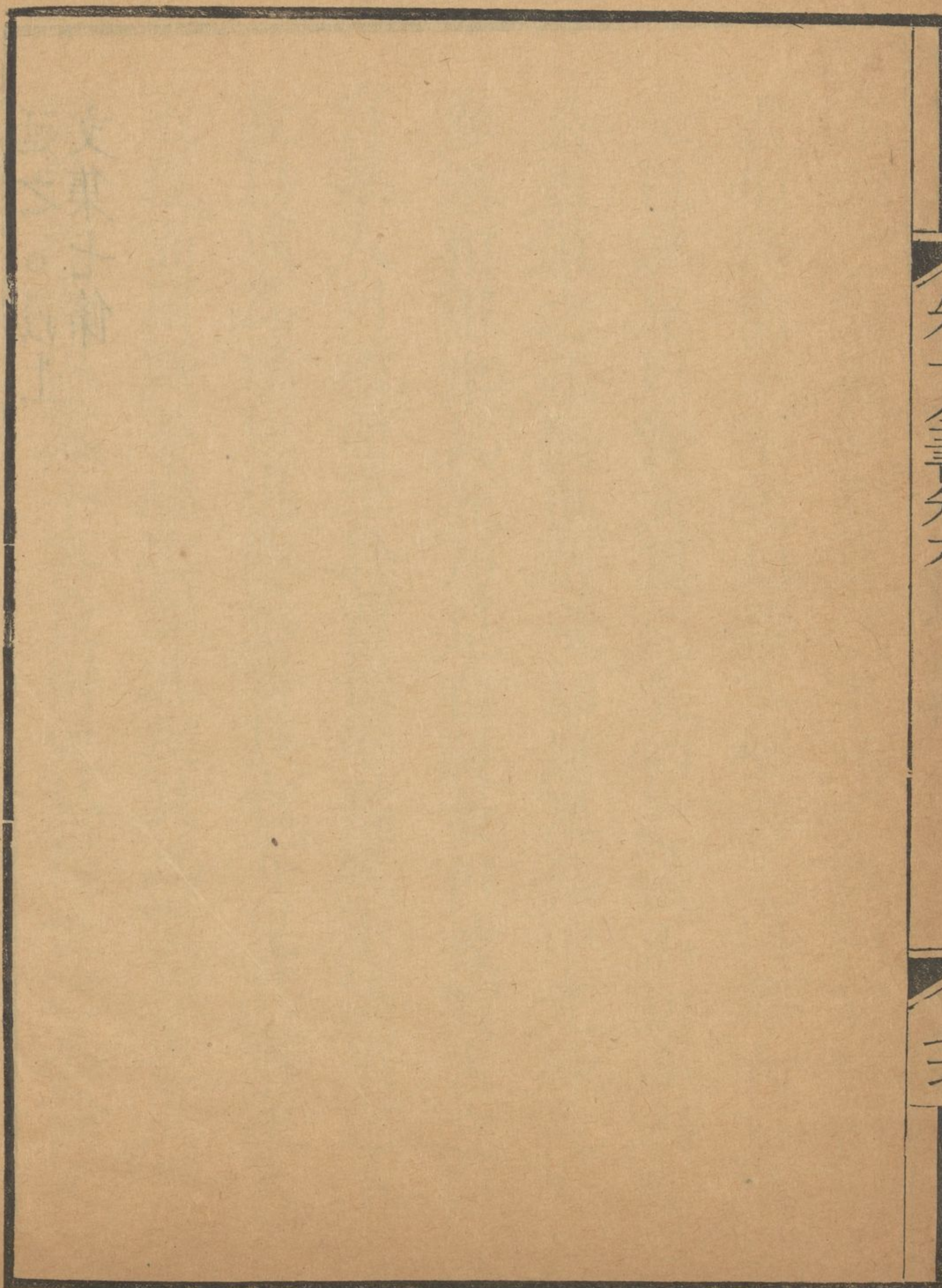
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答呂伯恭

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

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苟彘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彘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答尤

延之。以上
文集七條





大東...

